

凡塵曉遇
專欄

你在說

□李曉

我交往人，有一个怪癖，喜欢厚嘴唇的人。

按照我多年的观察，厚嘴唇的人，大多寡言，但为人实在，做事靠谱。比如交往了多年的老朱，一个厚嘴唇的人，和他在一起时，我们常常相坐无言。去年大年夜的钟声敲响以后，我突然感觉心里虚空，正准备入睡，老朱给我打来电话，他说想去城后山上坐一坐。我说，行！老朱驱车而来，带我到山下，然后一起徒步上山。我和老朱坐在山顶冰凉的石头上，望着山下城市的阑珊灯火，老朱轻轻叹息了一声：“一年的日子过得真快噢。”随后我和老朱一起下山，驱车回家。老朱把我送到家门前，他拍拍我的肩说：“兄弟，新年了，你要活快乐一点，不要郁郁寡欢的样子。”我点点头，这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最好的新年礼物。

其实在平时来往中，老朱的话真不多。想起那年我在城里买房，临时差一笔钱，我翻遍了通讯录的几百个电话号码，我试探着打了几个电话，委婉地表达想暂借一点钱，他们都吞吞吐吐说了不少理由予以拒绝。想起他们平时对我信誓旦旦表达友情的豪言壮语，我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。老朱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，他打来电话，问了我的银行卡号，一会儿后短信提示，一笔钱已到了我的银行卡上。

这些年来，与我来往的人也不少，无论深度交集还是飞鸿踏泥，按照我的性格，我与他们都保持着去来自由互不干扰的心态。有一个写作的文友老刘，已自费出版了9部长篇小说。认识他那年，他还是满头青丝，而今已经完全谢顶。说实话，老刘这种老黄牛一样勤奋写作的态度，让我敬重。但老刘有一个让我不舒服的习惯，就是在我们这些文友聚会时，他总要强占说话的制高点，整场聚会下来，差不多就是他一直在说、说、说。老刘的心理已经陷入阴影状态了，在他唾沫四溅的言语里，他满是怀才不遇的愤世嫉俗，比如：他说自己的长篇小说本可以获得某最高文学奖的；他的文学成就就是缺少捧吹宣传；他攻击某某某送给他的小说集确实看不下去等等。老刘心态上的稍显扭曲，甚至改变了他的面相，比如，他的眼神以前闪烁着清澈与激情的光芒，而今浑浊目光中带着对同行鄙夷、嫉妒甚至仇视的神情，连我与他的目光也不敢对视了。

老刘这样一个对自身创作水平没有清醒认知又不承认别人长处的人，与他交往起来是很累的。我开始与他保持距

离，我害怕他在聚会时捶胸顿足对文艺圈子进行抨击，惊慌于他突然问我“我的写作水平应该是国内一流的，你说是不是”。我该怎么回答他的问题呢，说是，违背自己的良心，说不是，伤了他无限膨胀的虚荣心、自信心。我只有耷拉着头，装出昏昏欲睡的状态。不过有一天他这样问我时，我又装出打瞌睡时的恹恹样子，老刘对我突然发火：“你这样一个随风跑，一个骑墙派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说过一句真话！”老刘的这句话，确实伤害到了我。去年秋天，老刘自费召集举办一个他的长篇小说研讨会，我推托没去。后来出席研讨会的文友告诉我，研讨会很成功，与会人士高度评价老刘的创作水平渐进佳境，达到高原高峰水平。这样的说话，也确实达到了交流的最佳状态，就是让对方的情绪感到很“嗨”，陷入语言闸门的打开与思维的迷乱狂热。

但令人沮丧的是，我后来又听到几个出席老刘研讨会的人士在背后议论，说老刘啊，我们就是为了维护他的那一点可怜的自信心、虚荣心，说一些自己也厌腻也难以消化的恭维话。

在一个微信群里，还有一个自我感觉非常到位的文友，常常把自己发表的作品贴到群里接受各地文友廉价的赞赏，这个文友也陷入了膨胀状态。其实我观察，说那些赞扬话的人，是在搞自我欺骗，这个六句文友对文学确实爱得深、依赖得深，但实话实说，他的写作水平确实不敢恭维。

我时常揣摩那些嘴上说奉承话的人，心里到底苦吗？按照我对人性的理解，没有一个人天生愿意去奉承对方，在这些奉承话背后，是不是有着精致的利益盘算。但人往往又是一个喜欢听好话的软体动物，尤其是在奉承话面前容易陶醉和迷失真实的自己。王朔说过一段话，他大意是人说奉承话也是一种上瘾，就好比电脑输入了程序，奉承话一旦开启，就要把奉承话一直说下去，心里的石头才会落地。

一位慈祥的老者告诉我，要小心那些嘴巴抹了蜜的人，一旦翻脸，伸过来的，往往是一把钢刀，它要剝你的心。

人到中年，一眼望去，山河清朗，大水走泥。与人说话，与人交往，最好的状态还是水流进水里，风吹进风里，云飘到云里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)

深秋的收获

□马珂

在外出差月余，回来时长沙已是深秋。

驾车去了趟租种在市郊农场里的菜地，红薯、芭谷和南瓜都到了收摘的时候。打电话约了三位朋友，找了个周末一起体验秋收的喜悦。

我们先掰芭谷，再收摘一个个青黄相间的大南瓜。然后割去地里的薯藤。两位朋友翻挖红薯，我和另一位朋友在后面捡拾。个多小时的工夫，饱满丰盈的红薯就装满两只箩筐。

我给参与劳动的朋友每人分了一些芭谷、红薯和南瓜。各自把农产品装进汽车，我们就近找了处农家乐吃午餐。点了几个菜品，再让老板做了一点我们的秋收成果。饭菜上桌的时候，服务员端上原汁原味的清蒸芭谷、清蒸红薯和清蒸南瓜，包厢里顿时充满诱人的清香。我们品尝着这些新鲜的食物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。

回家后我拿出一部分劳动成果分送给左邻右舍，又让上高中的女儿利用周末去早市摆了回地摊。入学至今，女儿虽在学校要求下参加过多种社会实践活动，但她坦言，感触最深的是和爸爸一起在街边摆摊卖菜。

女儿说，刚开始站在菜摊边挺不好意思，后来就慢慢好了起来。她觉得那是一次充满挑战的人生体验，既开阔了眼界，也锻炼了胆识。

我把余下的芭谷棒子摊晒在楼顶天台，将红薯和南瓜分别码放在屋里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。

南瓜粥是我喜爱的食物。秋日的黎明早早起床，将去皮的南瓜方丁中加入适量红米和枸杞，熬上一锅清淡的红米南瓜粥，早餐时喝上一碗，满口都是香香甜甜的味道。童年时奶奶还会做香脆软糯的南瓜饼。先把南瓜去皮切块，装入碗中放进锅里蒸熟后加入面粉捣成南瓜泥，打入几颗鸡蛋搅拌均匀后放酵母发酵，再用擀面杖不停搓揉，做成一个个小而圆的薄饼，两面抹上菜油入锅慢火煎炸，待二面金黄时起锅装盘。奶奶把南瓜饼作为零食分给我和弟弟，那种至亲至美的情景历历在目。

按照奶奶的方法，我也给女儿做了几次南瓜饼，她很是喜欢。说自己也要用家里的红薯来给患有高血糖的爸爸做回无糖蛋挞。周末的中午，女儿选取几个饱满的红薯，按照抖音视频的教程把蒸熟的红薯捣碎，加入燕麦、木糖醇拌匀揉成小团，压成灯盏形状后倒入用鸡蛋和牛奶混合而成的蛋液，放进空气炸锅用170°C的高温烤制8分钟即大功告成。女儿兴奋地要我品尝，我拿起一个金黄色的蛋挞咬了一口，不仅香甜软糯，还Q弹嫩滑。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听说城乡接合部的一处集镇上有农产品加工作坊。我找了个空闲带上干透的芭谷棒子找老板加工。先用机器脱粒，再打磨出一大袋玉米粒，剩余的炒制成几大袋香脆可口的爆米花。儿时的腊月，家乡常有人挑着黑黢黢的椭圆形爆米花炉子走村串户。那时的我们没有花样繁多的零食，每家每户都要炒上一些炒米和芭谷花装入陶罐来当零食。孩子们最开心的是大年初一的早晨，大伙儿相约着挨家挨户去拜大年，主人往往会送上炒米和芭谷花作为回礼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年味。

秋季真好。因了满满的收获，让日子变得格外开心快乐，温馨祥和。

(作者单位：湖南广电中心湖南经视)

长“眼睛”的锅铲

□刘泽安

家乡没有现代电器煮饭的时候，通常有两种煮法，但都必须有人守候在灶膛旁，掌握一定的火候。一种是木桶煮饭：木桶很精致，由一块一块的木板围成圆形，用钉子或木屑、木槽组合而成，木桶可大可小，由家庭人口的多少来定，煮出来的饭有一种土地香的味道，盛饭则用饭瓢，盛起来也不费力；另一种煮饭则要稍微复杂一点，用铁锅来煮，米饭下面垫上土豆或红苕或其他什么的，米熟了、土豆或红苕也熟了，则可以停火了，盛饭则要用铁或锡做的锅铲，盛饭时铲的深度则至关重要，关系到盛多盛少盛什么的问题。那个时候的米可少了，一年之中绝大多数时间只能吃以红苕为主的混合饭，这样的家庭已经算是不错了。木桶煮饭的时间要少得多，只有在春节或家中有重要客人来的时候，才派得上用场。

锅里的饭熟了，妈妈端上菜和先舀的几碗饭，爸爸的饭碗最大，碗里的红苕要少一点，米多一点。我不敢说什么，只是紧紧盯住哥哥的饭碗，生怕哥哥的饭碗里米比我多，碗比我大。当妈妈有一点不公平的时候，我和哥哥都会闹一阵，只不过最后都会败下阵来。因为爸爸都会把他碗里的饭匀给我和哥哥，他自己则主要吃红苕，这样子，我和哥哥也没法再闹了。

我和哥都有自己的心眼和小算盘。当第一碗饭端上来，我则埋下头，筷子插进碗里，使劲地往嘴里掏，顾不上吃桌子上的菜，先把第一碗饭吃完，抓紧站起来跑步到厨房，自己可以自主地盛第二碗饭，把使用锅铲的权利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，把锅铲伸下去，轻轻地在锅里往上飘一飘，盛进饭碗里的就大都是米饭了，红苕则留在了锅底，锅铲像是长了眼睛一样，居然往上飘，不往厚实的锅底铲去。哥的想法也许跟我差不多，但我发现哥哥吃第一碗饭的速度总是跟不上我，到厨房去盛第二碗饭的时间总在我之后。当然，锅铲长上眼睛的时候就没有我把握得好，能盛到碗里的米饭肯定就要少一些。

妈妈总是笑话我和哥哥，家里使用的东西都能长出灵气，特别是盛饭用的饭瓢和锅铲都是长了眼睛的灵物，但妈妈的笑话是善意的，还略带一种欣赏的味道。

木桶里盛饭的年代久远了，可我一直不能忘却。

锅铲长上眼睛的年代久远了，我的青年、少年时代也很快过去了，想起妈妈的话和哥哥的善良，锅铲的眼睛则有一点善意的狡诈和成长的机智，就算是人生中的一种历程吧。

年代可以久远，经历不可以忘记。木桶饭、铁锅饭的香味总是与土地连在一起，现代电器里闷出的饭已经只有米的味道，没有土地的芳香。

人不但要长身体，还要从经历中学会成长。

珍惜我们脚下生长粮食的土地，珍惜我们口中的每一滴水浇灌的粮食，不管是大米，也不管是红苕，还是土豆。

少年朋友，你们也许不相信这样的年代、这样的事实，但它确实确实是真实的，乡村的许多东西让人永远难以忘怀。

去乡村看看吧，也许你能找到启发你灵感的事物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綦江区文联)

